

四書辨疑

		漢書門類	
五	二	一	二
八	〇	三	〇
五	六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三	二	四
九	五	〇
二	八	六
二	五	三
架	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3
冊數	395 (300)
函號	309 10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辨疑卷第四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註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

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此蓋言夫子之於南容為其有此二事以其兄之子妻之先進篇却說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二者不知果孰為是註言謹於言行此是就三復白圭之意為說三復白圭章註云有意於慎言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却

淺草文庫

是就此章之意為說蓋亦見兩章之言不同故互為遷就而欲通為一意也然此章本無該說謹於言行之意三復白圭章亦無不廢免禍之文況其方纔有意於慎言亦未能必使有道之邦不廢於已而已必能見用也夫子亦無止為有意慎言便以兄子妻之之理王滹南曰凡為女擇配取其相當非止一端未可以此等斷聖人之意也弟子徒謂聖人妻人必不苟然故於諸處認之而附會耳此論推見事理之源足以破古今之疑且夫子言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實無可指之迹止是大槩忖度謂南容遇有如此之時必能如此

之事此乃議親之際意已允從因而稱道許可之辭非為真有如此事迹而妻之也上章稱公冶長之言亦然

女器也○註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註文蓋反君子不器為說謂子貢止堪一器之用也聖人之意恐不如此子貢問賜也何如夫子荅以女器也本是稱美子貢為成才之人非謂子貢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註佞口才也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

四言七
五公
小人之利口爲佞利口即口才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惡其佞也不佞者僅能不以利口禦人纔免
人所憎惡而已驟稱爲賢斯亦過矣況仲弓德行
與顏閔相亞夫子嘗稱駢且角可使南面其所許
者蓋不淺矣荅或人之言縱不全許爲仁人亦不
至於絕言不知有仁也不知其仁乃是不知佞者
有仁非謂不知仲弓也蓋或人但知口才便利爲
美不知其爲仁人君子之所惡仁而不佞之問其
問甚駭夫子聞其言而鄙之荅之之辭首言焉用
佞鄙之之意深矣蓋言佞是何物仁者焉用有此
佞乎彼佞者之所爲專以口才捷給禦敵於人以
求勝屢以取憎於人如此之人我不知其有仁也
蓋仁則不容有佞佞則不容有仁再言焉用佞深
警或人之非也

無所取材。○註材與裁同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
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
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
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乘桴浮于海固爲假設之言從我者其由與却是
實稱子路之意非戲弄也子路之喜喜爲夫子所
知非爲不能裁度也浮海之歎雖我輩聞之亦能
知其意在傷時必無實往之理豈有聖門高第弟

子於此反無裁度懵然不知者哉無所取材之一句義本難解古註解材為桴材又解為哉與註文意皆牽強姑置之可也

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註胡氏曰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

經中雖嘗有子貢方人之語當時果曾比方何人不可得知今言平日方回豈有據邪縱或有據猶當慎取夫顏子亞聖也人不自量以己方之雖至愚之人亦必不為而謂子貢為之乎向者以己方回直與之均齊今乃以知十知二為比何其陞降

陡驟如此邪方回之說蓋未敢信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註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註又云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之義同而程子分之為二一以為仁一以為恕初不見有可分之理亦不見其所分之由繼言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

四百廿
及矣意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子嘗許子貢能
行此則以為難及而不許彼既為恕此必謂仁分
之之由實在於此蓋不察彼時之言因其問也子
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夫子答以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蓋以此言為一言終身可行之
言非謂恕為子貢能行也夫子之於門人非惟不
輕許仁恕亦未嘗輕許也試以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就其人心與物交處觀之遇其物之輕處安而
行之亦有能者至於有關萬鍾之多一國天下之
重雖勉而行之千萬人中未必能有一二也諸葛
孔明可謂聞世之大賢先主亦三國之賢君也居

常共事皆能推己所惡不以及人及為取蜀以復
漢業之大計所牽孔明運籌先主致力加兵劉璋
攻奪益州不復能有推己勿施之念蓋事勢使然
非得已也為恕之難於此可見由是言之夫子之
不許子貢豈止於仁雖恕亦宜然也註亦祖襲程
子之說不審真是真非直言此仁者之事過矣又
言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
之別此更迂遠之甚仁自仁恕自恕無與勿之兩
字豈能有所變易哉果若言無者為仁言勿者為
恕夫子答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此亦禁止之謂然皆為仁此何說也程子

又嘗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及其解孟子於物愛之而弗仁章却說推己及人仁也註文解以德行仁者王亦說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此皆以推己及物為仁所論本出於無心却能合於自然之理以己推己本無分別恕雖推己及物仁則亦有推己及物之道但所推之事物不同此其為仁恕之別也推己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如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是也推己良欲務施於人謂之仁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是也恕者止能不以不善及人未至以善及人也以善及人

然後為仁吾亦欲無加諸人止是不加不善於人而已未能至於以善及人但可為恕不可為仁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註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論語一書無非善言善行皆其門人所記何必更論及與弗及哉況經中亦無門人自謂弗及之文范氏之說當刪此一節但言子路聞善勇於必行可謂能用其勇矣如此則意圓無病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註三去聲若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至



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王滹南駁喪禮之說曰文子至晉果遭之則正得
 思之力也何過之有又駁程子之說曰思至于三
 何遽為私意邪又曰事有不必再思者亦有不止
 於三思者初無定論也其說大意皆當然三字之
 音義未有明辨三作平聲乃是數目定名若作去
 聲只是再三再四頻繁之意世俗語話中常有之
 如云一日三場如此一日三衙如此者是也三思
 之三既為去聲則文子之三思不止三次而已也
 夫子之言止是言文子過思之蔽非謂天下之事
 皆當止於再思不可至於三次也

其愚不可及也。註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
 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
 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
 愚之不可及也

衛成公之過惡不多見也惟有信讒殺元咺子角
 一事而已既而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立使追
 殺歛犬則是知己之過能自改悔未可直以為昏
 虐無道之君也至於失國出居於外由其不假道
 與晉也晉以私忿必欲致之於死至使醫衍酖之
 無道在晉不在成公武子當此之際自無棄而去
 之之理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濟其君

此正武子所當為者今反謂其為愚推窮此說今人昏悶果謂其為佯愚也却有盡心竭力之勤若謂其為真愚也復有保身濟君之美此誠不可曉也邦無道則愚本與邦無道言孫邦無道卷而懷之之意同於武子行事中必有所指能自韜晦之事故歎其所不能及也魯文公賦湛露彤弓武子佯為不知此亦自晦之一事杜預以為愚不可及亦有取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免患此說為是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註夫子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狂士志意嚶嚶然遼遠高大顧雖不得其中若聖人與居亦可以近於道矣然其言不顧行行不掩言欲與成章傳道法則後世則不可也夫子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何用思其狂士乎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此本孟子答萬章之語註文變其文而用之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答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猥乎狂者進取猥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
 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蓋萬章所問本無斐然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之語止以孔子思狂士為問
 孟子乃是就其所問以答之也萬章之問與此經
 文既已不同孟子之答萬章者亦不可施之於此
 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乃思其狂狷
 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却
 是抑制狂者不令妄有述作之意非思之也說者
 宜云夫子知其終不用也於是特欲成就後學以
 傳道於來世慮其門人狂而志大簡而踈略徒以
 斐然之文而成章篇違理害道不知裁正恐有誤

於後人故欲歸而裁正之也思狂士一節不必取
 願無伐善無施勞○註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
 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
 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伐善之善乃其凡已所長之總稱伐忠伐直伐力
 伐功伐才伐藝通謂之伐善今乃單指善為能又
 解施勞為伐功恐皆未當既言無伐善又言無伐
 功止是不伐之一事分之為二顏子之志亦豈別
 無可道邪或曰之說於義為順但說得勞字事輕
 亦不見其志之遠大也蓋無施勞者不以勞苦之
 事加於民也夫勞民不卹乃古今之通患桀紂幽

厲之事且置勿論請以近代易知者言之秦始皇
 隋煬帝之世勞民之事無所不至四民廢業人不
 聊生死者相枕藉於道路於是盜賊羣起天下大
 亂生民荼毒何可勝言由其施勞於民之所致也
 顏子之言於世厚矣願無施勞安人之志也既無
 伐善又無施勞內以修己外以安人成已成物之
 道不偏廢也若兩句之意皆為不伐其志止於成
 己而無及物之道既偏且隘不足以為顏子之志
 只從或曰之說深造以觀其義則亞聖之資於此
 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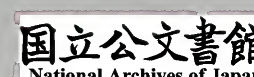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老者養之以安

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
 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養之以安恩已在其中矣不可再言懷之以恩也
 況恩宜普徧非可專施於少者老者亦當及之也
 前說全言夫子作為後說全言人從夫子之化後
 一說既無前說數者之病又其道理自然氣象廣
 大與近者悅遠者來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義同後
 說為是

雍也第六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註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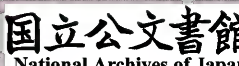


人矣

三月之下既有日月至焉之餘人三月之上又有過此之聖人顏子於仁必須九十日一次違之也過此至九十一二日便為聖人恐無此理王滹南曰豈有恰限三月輒一次違之之理若三月之後不復可保何足為顏子乎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弗畔也王滹南謂此說為是今從之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註疾先儒以為癩疾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

註文既言當時伯牛家曾以此禮尊孔子必有所據今不可考然以人情推之伯牛純正之士必不如此輕率妄使家人僭以人君之禮過尊孔子也縱使有之孔子必正其失使之更改其位亦不難為心知其非隱而不言但不入其室師弟之間豈宜如此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固已明其為詐切責之矣況夫子未嘗為君而伯牛輒以人君之禮尊之其詐不又甚歟然夫子於子路則諄諄然以正其非於伯牛則略無一言以正之何也伯牛見



夫子不敢當而不入亦竟不改其位儘從夫子在外但自牖中出其手與之永訣又無此理舊說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註言先儒以為癩疾者蓋謂此也向亦屢嘗見有此疾者往往不欲與人相近於其所當尊敬者尤欲避之蓋自慚其醜惡腥穢恐為其所惡之也由此推之只舊註牛以惡疾不欲見人之說為是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註鮀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衰世悅色乃是悅婦人之色宋朝美色意不相關又非此難免一句意亦不明不知免為免甚也若言免已之患而為佞為淫適所以致患未聞可以免患也蓋夫子疾衰世之風習口舌之佞而為諂諛飾容貌之美以為淫亂不為祝鮀之佞必為宋朝之美不為宋朝之美必為祝鮀之佞二者為世之患不能免除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也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註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程子之說語意不明不知生為如何生幸而免耳亦不知幸免何事也蓋生者全其生理善終之謂也人之不遭橫殛得全生理壽盡天年而善終者

由其不為非道之事所行者直而無罔曲故也罔曲之人亦得全其生理不遭橫歿以終其身此特幸而免耳幸免者免其橫歿之死也夫子所言乃其天理之常人事大槩不出於此至於君子不幸偶值遭命者間亦有之然不可以常理論也

觚不觚觚哉觚哉○註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

有制之世器皆朴素無制之世器多纖巧器有常制適用而已惟其失於常制故雕鐫刻鏤無所不至而於有稜之器豈有捨其稜而不為者哉且如木簡失其制而不為稜果何物也又以語法律之觚字若作一器為說文猶可讀單讀為稜則鄙陋之甚不成語矣舊說觚酒器容二升然其說曰若用之失禮則不成觚以諭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此亦不通用之失理罪在用者非觚之罪也何云不成觚哉王滹南謂此章不可解宜從此論闕之可也

可謂仁之方也已○註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

世間事物皆有定名無無名之事無無名之物今

以恕之事仁之術合而為一果何事邪果何物邪
 果當名之為恕乎果當名之為仁乎聖人之言本
 所以明道悟迷事事物物各有分判誠無一言中
 該羅兩意三意之理恕與仁自有分明界畔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謂之恕己之良欲務施於人謂之
 仁恕止於不以不善及人未至於以善及人也以
 善及人斯為仁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其心正在推己良欲務施於人與其止於不以不
 善及人者境界不同方謂方分境界也說者宜曰
 近取諸身以己良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
 也然後推其己之良欲以及於人已既欲立而亦
 欲立人已既欲達而亦欲達人此為以善及人之
 心可謂仁之方分也已仁之方與孟子言仁之端
 意正相類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述傳舊而
 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
 老彭商賢大夫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
 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然當時作者略備
 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
 倍於作者矣

註言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作非聖人不能述



則賢者可及此數語視作為重而已二字視述甚輕繼言孔子傳舊未嘗有所作則是孔子止能述而不能作但可為賢人不可為聖人也豈不悖哉若註解經傳循其本文為之訓說謂此為傳舊而已可也至於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豈但傳舊而已哉此正可謂非聖人不能未聞賢者可及也上古聖人立法垂世皆是述天理之所固有未嘗違理自作也先世聖人創述於前異世聖人繼述於後不可以先者為聖人之作後者為賢人之述也只如易之一書伏羲則為創述之聖人文王孔子則為繼述之聖人亦無聖作賢述之分繼

述與創述所循之理一也若不循此理自生枝派別為創始是乃異端之作聖人固不為也夫子自謂述而不作繼之以信而好古此作字正為異端妄作非謂聖人之創作也蓋述謂明其理之所有作謂創其理之所無循天人之際自然之理以明夫三綱五常固有之道若六經之言者通謂之述出天理所有人倫綱常之外若揚墨之言者通謂之作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與此章義同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註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以此章為夫子之謙義無可取謙其學而不厭以
 為己所不能則是自謂厭於學矣謙其誨人不倦
 以為己所不能則是自謂倦於誨矣既言厭學又
 言倦誨則是聖人不以勉進後學為心而無憂世
 之念也下章却便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語意翻
 覆何其如此之速邪夫子累曾自言好古敏以求
 之者不如丘之好學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吾無
 隱乎爾若此類者皆以學與誨為己任未嘗謙而
 不居也況又有若聖與仁章抑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之一段足為明證彼以學誨
 為己之所有此以學誨為己之所無聖人之言必

不自相乖戾以至於此於猶如也蓋言能此三事
 何有如我者哉此與不如丘之好學也意最相類
 皆所以勉人進學也伊川曰何有於我哉勉學者
 當如是也此說意是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註設言富若可求則身雖為賤役亦所不辭
 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
 取辱哉

此說却是本有不顧義理求富之心但為命運所
 制不得遂其所求然後安於義理也聖人之心恐
 不如此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

可不可哉此亦過高之論不近人情富與貴人皆
 欲之聖人但無固求之意正在論其可與不可擇
 而處之也不義而富且貴君子惡之非惡富貴也
 惡其取之不以其道也古之所謂富貴者祿與位
 而已貴以位言富以祿言富而可求以祿言也執
 鞭諭下位也蓋言君子出處當審度事宜穀祿之
 富於已合義雖其職位卑下亦必為之故夫子之
 於乘田委吏亦所不鄙苟不合義雖其爵位高大
 亦必不為故夫子之於季孟之間亦所不顧也伊
 川曰富貴人之所欲也苟於義可求雖屈己可也
 如義不可求寧貧賤以守其志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註史記三月上有學
 之二字不知肉味蓋一心於是而不及於他也

雖曰學之一心於是至於食肉三月而不知其味
 此甚不近人情南軒曰三月之久猶忘味焉則幾
 於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為音字謂聖人之心不
 如是其固也此說正三月之誤是也然以三月二
 字併一音字却為牽強聞韶下亦不須更有音字
 王滄南曰或言月字為日字之誤皆不可必當姑
 闕之予謂日字比諸說最為有理學者宜從之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註劉聘君
 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見他本加作假五十作卒

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
 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消長吉凶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

以五十為卒卒以學易不成文理註文準史記為
 斷謂無五十字是時孔子年幾七十語錄言孔子
 欲贊易故發此語王滹南曰經無贊易之文何為
 而知為是時語乎此言甚當註又言學易則明乎
 消長吉凶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予
 謂若以此章為孔子七十時所言假我數年以學

易則又期在七十以後然孔子七十三而卒直有
 大過一世矣只從五十字說亦有五十年大過小
 過則又不論也何足為聖人乎孔子天縱生知不
 應晚年方始學易也五十七七義皆不通又有說
 學易為修易過為易書殺亂者復有說學易而失
 之無所不至孔子憂之故託以戒人者皆為曲說
 此章之義本不易知姑當置之以待後之君子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
 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師者人之尊稱惟其善堪為人軌範者可以此名



歸之惡如惡臭之可惡者亦謂之師善亦吾師惡亦吾師此黃冠衲子之言聖人談話中豈容有此唐明皇問韓幹畫馬以誰為師對曰廐中之馬皆臣師也林氏引之以證此說其所諭者甚似究其實則不然馬之壯健老弱肥瘦黑白畫之者皆從本真依倣模寫無論美惡期皆似之故言廐中之馬皆師也經所言者擇其善者從其不善者改而不從與其依樣畫馬豈可同論也哉果言善惡皆我師則天下之人皆為師矣何必專指三人亦不須更言必有也三人取其數少而言必有二字於三人中又有所擇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者言其只三人行其間亦必有可為師法者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者非謂擇其一人全善者從之一人全惡者改之也但就各人行事中擇其事之善處從之其不善處改之不求備於一人也全德之人世不常有若直須擇定事事全善之人然後從之於普天下終身求之未必可得三人中豈能必有也止當隨其各有之善從而師之甲有一善則從甲之一善乙有一善則從乙之一善舜取諸人以為善亦此道也由是言之三人行必有我師信不誣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註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

而存忠信也

行為所行諸善之總稱忠與信特行中之兩事存忠信便是修行修行則存忠信在其中矣既言修行又言而存忠信義不可解古今諸儒解之者多矣皆未免為牽強王滹南曰夫文之與行固為二物至於忠信特行中之兩端耳又何別為二教乎讀論語者聖人本意固須詳味疑則闕之若夫弟子之所誌雖指稱聖人亦當慎取不必盡信也此蓋謂弟子不善記也所論極當可以決千古之疑或曰若作行言政文對四科而言似為有理恐傳寫有差今不可考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註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說誠是楊墨之徒皆其妄作者也已於述而不作章備論之矣兩章可以互相發明但註文以孔子自言未嘗妄作為謙辭未曉其說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誠孔子之謙辭謙其美而不居也妄作非美事也孔子自言我無是也正是鄙其妄作而以不妄作自居何謙之有若以此為謙辭則凡其自言我不為姦我不為盜皆為謙矣抑亦不思之甚也註中刪去蓋亦謙辭四字便無節病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註與許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退而為不善也。

進退二字無關於志行專以身言身來見之為進。既見而去為退。殊無義理。蓋進謂有進善之志。退謂有退惰之心。與猶待也。蓋言人既清潔其心來見。必是有所企慕。將欲進而為善。我惟待其欲進而為善。不待其惰退而為不善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註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此以為字作行字說也。為仁聖之道。蓋謂行仁聖之道也。行小人之道便是小人行。君子之道便是君子行。其道而非其人。無是理也。既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却說我行仁聖之道。不厭誨人。仁聖之道不倦。豈有躬行仁聖。教人仁聖而非仁聖之人者哉。果如此說。則為之不厭。誨人不倦。正是以聖與仁自居。與上文之謙辭意不倫矣。又況君子之所行。與其所以教人者。亦不可專以仁聖兩事為名也。為與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之為同為猶學也。蓋言聖與仁。則吾豈敢當之。但於未知者學之不厭。以所知者誨人不倦。則可謂我如此而已。蓋於

聖與仁不敢自居學與誨以為已任與前默而識之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語意正同章首疑有闕文晁氏謂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此說誠是

四書辨疑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五

論語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註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又曰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註文中絕不見有泰伯讓位之義尋繹所說從由



太王乃是恃已之彊而欲翦商為泰伯不從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也泰伯亦是知其父有黜已之意不得已而逃之荆蠻也由是言之王季之立即非泰伯之本心不可稱之為讓也史記言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亦無為泰伯不從翦商之說雖然只言欲立季歷以及昌理亦未是既云昌有聖德則必有天定自然之命泰伯又是至德之人讓位之事亦必自能以太王之賢豈不知此何必曲為如此廢立逆理亂常以濟區區之私欲哉註言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宜夫子之贊美者意謂孔子稱泰伯不欲翦商為至德也此蓋不察經之本

文但稱三以天下讓為至德何嘗有稱不欲翦商之意哉且太王之時商猶未有罪惡貫盈如紂之君太王不問有無可伐之理但因已之國勢彊大及其孫有聖德遽欲翦滅天下之主非仁人也又為世子不從即欲奪其位與餘者雖中才之人亦所不為而謂太王為之乎況文王猶方百里起則文王以前周亦未嘗彊大也太王為狄人所侵遷之於岐山之下以小避大免患而已而又容有翦商之志乎詩稱實始翦商者本言周之興起以至斷商而有天下原其所致之由實自太王修德保民為始蓋以王業所自而言非謂太王實始親為



翦商之計也書亦明言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蔡沉解云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蔡沉乃文公之高第弟子而此說與語錄中伯豐等所問意見皆同此可見當時同門之人終不以註文爲是者亦不少也且更置此勿論就如註文所言纔有其志事猶未行父子之間何遽相違以至於此太王果爲此事欲廢其子泰伯果爲此事棄父而去可謂父不父子不子何至德之有哉推其事情只是泰伯見商道寢衰憫生民之困知文王聖德足使天下被其澤故欲讓其位於王季以及文王太王却是重長幼之序不許泰伯之請如此則泰伯之逃爲有理矣纂疏引語錄之說曰泰伯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便掉了去又言到此顧卹不得父子之情嗚呼人倫所重莫重於父以子事父不合他意便掉了去是無天也以此爲教將如後世何註文又言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今案春秋左氏傳雖有泰伯不從之一語初不知不從何事下句言是以不嗣正是不從太王不許讓位之命非謂不從翦商也若本分解經都無許事捨聖經明文不從而却傍取傳記疑似之言執以爲是嗶嗶如此甚不可也舊疏云此章

論泰伯讓位之德也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也明道曰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遜之言其公也伊川曰泰伯之遜非為其弟也為天下也三說皆無太王欲立季歷之事直以讓位歸之泰伯可謂不失本經之意然二程說泰伯專讓王季意不在於文王却為未盡南軒曰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為天下而讓也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為至德也此比三說尤為詳備深得聖人之旨學者宜宗之

三以天下讓○註三遜謂固遜也

以三為固未曉其義纂疏引或問之說云古人辭遜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古註但言三遜而不解其目也參詳此說凡有辭讓須限三次已不情實所謂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者與三遜謂固遜之說又不相合舊疏引鄭玄之說云太王疾泰伯適吳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明道曰不立一也

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二說與註文之說俱各不同皆不免為牽強曲說蓋三讓亦只是三次辭讓必是太王有不忍之心季歷有不妥之意泰伯既讓三次終見不從故棄其位而去必欲致國於文王也推其父子兄弟仁賢之心其實不過如此何必強立三者之目哉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註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案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前一節四句中四事以禮守身之道也此一節四句中兩事以德化民之道也兩節之文勢事理皆不相類吳氏分此一節自作一章實為愜當繼又以為曾子之言却為過慮此固自是一章而無言者姓名蓋闕文也果誰所言斷不可知吳氏為見與慎終追遠章語意相似故有此說蓋臆度也聖賢言論豈無旨意偶同者乎註文所引正是吳說受病之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註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檀弓所記子張臨終語申詳之言而程子取之註文又引用之恐皆未當也

死乃生之對死生人所常言凡言死者豈皆小人
 邪書言舜陟方乃死孔子謂顏淵不幸短命死矣
 若謂小人曰死則舜與顏淵皆為小人矣朝聞道
 夕死可矣可以死可以無死若皆以為小人之事
 可乎子張之言非定論也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謹友馬氏以為顏淵
 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
 故能如此

經文止言吾友未嘗明有所指姓名馬氏何從而
 知為顏淵乎若謂曾子之所推如此非顏子無以
 當之但言疑謂顏淵可也誠無直截指為顏淵之
 理馬氏之說蓋不可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註洪寬廣毅強忍
 也非洪不能勝重非毅無以致遠

註文改弘為洪未知何據以待別考訓毅為強忍
 義亦未安強忍非人之美行毅字不宜以此為訓
 寬廣強忍亦不可並行弘本訓大毅本訓果止當
 各從本訓註又言非洪不能勝重非毅無以致遠
 將本經一句之文分為兩節弘與毅各為一意乃
 是變經文為士不可以不弘不可以不毅也單言
 不可以不毅義猶可解單言不可以不弘不知弘

為弘甚也毛是韻弘大之也此訓義最詳備弘毅二字相合為文只是一意如云人能弘道弘與道亦是通作一意而言弘毅與弘道文理正同士不可以不弘毅蓋言學道之士不可不弘大其果決勇為之毅能弘此毅則能勝其仁為己任之重致其死而後已之遠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註驕矜吝鄙嗇也程子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常驗之天下之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程子說驕氣盈吝氣歉其說誠是盈與歉勢正相反無遞互相因之理而註文以為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又謂驕為枝葉吝為本根皆是硬說誠未見有自然之理也驕與吝元是兩種實非同體之物今以吝鄙慳嗇為本根却生驕矜奢侈之枝葉豈通論乎吝與出納之吝之吝字義同蓋矜已傲物謂之驕慳利嗇財謂之吝驕則從於奢吝則從於儉此皆眼前事不難辨也註言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此言正是未嘗真實驗之於人也石崇王愷之驕矜未嘗聞其有吝也王戎和嶠之吝嗇未嘗聞其有驕也雖然

人之氣稟萬有不同驕吝之中又有差等非可一例言之也試於天下人中以實驗之大抵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多驕吝兼有者少既已矜已傲物而又慳利嗇財此之謂使驕且吝比之一於驕一於吝者尤為可鄙其餘雖有才美皆不足觀也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註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南軒曰謀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吾謀者則亦有時而可以告之矣此與程子之說於事理皆通然與經文却不相合經中本無分別君大夫已往從吾之文王滹南曰又有不待從吾謀不必君大夫之問而亦可以謀者蓋難以言盡也然則聖人之意果何如曰此必有為之言豈當世之人有侵官犯分而不知止者故聖人譏之或身欲有為而世不用因以自解與是皆不可知要之非決定之論也此說盡之矣不須別論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註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一章之義註文渾說在學之既得之後程子渾說在學之未得之前註文專主於溫故程子專主於

知新二家之說義皆不備黃氏曰為學之勤若有
 追逐然惟恐其不及用心如此猶恐果不可及而
 竟失之也況可緩乎大意與程子之說無異惟其
 言頗明白易曉為優然亦止是施功於未得之前
 專務知新而已舊疏云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久
 長勤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
 汲汲者乎此說解學如不及在未得之先解猶恐
 失之在既得之後上下兩句相須為義知新溫故
 不偏廢也但其言辭不甚順快宜與黃氏之文相
 配為說蓋為學之勤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用心
 如此猶恐他日怠於溫習而或失之況其學先怠
 惰而不汲汲者乎

予有亂臣十人○註馬氏曰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林少穎破此說曰子不可臣母其理誠是至以邑
 姜為臣又恐未必也蓋經既無文年代久遠不復
 可知而九人者雖不出周召之徒亦不可一一如
 漢儒所定要之孔子之意惟論其才難而已舜臣
 五人亦然王滹南曰少穎之論當矣晦菴於作者
 七人知指名者為鑿而復惑於此何也予謂林少
 穎之論王滹南之斷皆出眾論之右此亦無他本

分而已但凡經無其文而以臆度指說者皆當準此為斷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註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斯

引註以對經文上言唐虞之世人才之盛其下所指人數却是周之人才上下語意不相承接蓋際

謂唐虞之邊際猶言唐虞之末也自唐虞之末至於斯為最盛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註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

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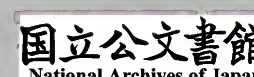
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

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註文與范氏之說蓋皆以至德為文王之事范氏

又言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者意謂泰伯不欲翦商文王以服事殷亦無伐紂之心故

皆稱至德也此蓋祖襲東坡之說也東坡曰以文王事殷為至德則武王非至德明矣三說皆有少

武王之意而東坡為甚然經中止言周德本無專稱文王之文何以知孔子謂武王非至德也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孔子之明論也豈有上與天合下與人合而猶未為至德者乎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武王其實皆然以服事殷非特文王武王亦嘗事之也文王武王皆聖人也武王伐紂之心即文王之心也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謂殷民未盡悅則不取殷民盡悅則取之非言無伐紂之意也蓋文王之時殷有三仁尚在紂猶未為獨夫人望未絕故不忍伐之也及微子去之以箕子為囚奴比干諫而死中外嗷嗷引領以望武王之來拯已於水火之中武王不得已而始往伐之文武之事

殷伐殷蓋其時有不同非其心有不同也文王不伐者為無可伐之理以其罪未貫盈也武王伐之者為無不伐之理以其罪既貫盈也至若崇信姦回昵比罪人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毒痛四海無辜籲天文王當此之際亦無不伐之理若徒有天下三分之二坐視生民危急如此而忘然無顧恤之心何足為文王乎且文王紂之諸侯也若無伐紂救民之心守其一身為臣之節則凡其叛紂歸己之國皆當辭而不受既於紂之天下中三分已取其二而曰無伐紂之心有是理邪南軒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

特文王武王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為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之也橫渠曰使文王未崩伐紂之事亦不可不為二公所言皆正大之論不可易也王滹南曰文武父子皆聖人也其德固同不容有異書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記曰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豈以武王行事而不以文王之心為心文王素所不欲者而一旦為之且誣稱文王之志哉蓋孔子所稱者力可取而不取也武王卒取之者義至於盡而不容已也此說引證甚明比南軒橫渠所論尤詳由此觀之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周之

德可謂至德乃是通稱文武之德非謂專美文王也語錄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得征伐救民此却是本分語或曰一說斷三分以下自作一章其說誠是註文又言荆梁雍豫徐揚六州屬文王青兗冀三州屬紂此皆經中所無三分天下有其二太約言之耳當時叛殷歸周者必無限定期惟是綿綿而往歸之不已豈有畫定界畔之理六州三州之分此本鄭玄之鑿說刪之可也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註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所以罕言

若以理微道大則罕言夫子所常言者豈皆理淺
 之小道乎聖人於三者之中所罕言者惟利耳命
 與仁乃所常言命猶言之有數至於言仁寧可數
 邪聖人捨仁義而不言則其所以為教為道化育
 斯民洪濟萬物者果何事也王滄南曰子罕言利
 一章說者雖多皆牽強不通利者聖人之所不言
 仁者聖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此亦有識
 之論然以命為罕言却似未當如云五十而知天
 命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也如此之類亦豈罕言哉說者當以子罕
 言利為句與從也蓋言夫子罕曾言利從命從仁
 而已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註叩發動也

以叩為發動則是發動其兩端而竭焉也孟子言
 昏夜叩人門戶求水火則是昏夜發動人之門戶
 也史記言伯夷叔齊叩馬以諫則是發動馬以諫
 也似皆難說南軒以為就其兩端無不盡者焉就
 字為近然亦終有未盡叩只是至到之意惟以及
 字為說似最親切字義本訓叩頭蓋亦頭與物相
 及之謂也如俗言叩門叩期皆謂及門及期也答
 所問之事及首及尾而盡之是之謂叩其兩端而
 竭焉也



沽之哉沽之哉。○註沽賣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舊說沽之哉不銜賣之辭準此以解上句沽字亦銜賣也子貢以銜賣為問可謂輕鄙之甚註文不取是矣然解沽之哉為固當賣之連許賣之賣之則夫子之言却不雅重沽字固當訓賣然賣者出物於市鋪張示眾以求售與銜意亦相鄰但不以語言夸張此為異耳玉在匱中待其知者以賈自來而售與其出之於市肆鋪張示眾以求售者蓋懸殊矣夫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誠無張示於人邀求善賈賣之之理沽之哉沽之哉乃是彼

子貢言賣之辭蓋言我何賣之哉我但待其自然賈至然後售之重言沽之哉深彼賣之之意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註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說見第七篇蓋謂默而識之章也予已有其辨矣而此章所言四事亦皆無用謙處說者當如默而識之章之所辨解於為如義自通貫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註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

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
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
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
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註文與程子之說大槩無異若夫子果言道體於
此發以示人當叩其兩端明白說出道體之本然
往者過來者續如川流無一息停留之意然後學
者可得而知今觀本經未嘗明有如此之文而程
子初為道體之論以為天運不已日往則月來寒
往則暑來註文又言往者過來者續以此象其川
流不息之狀亦皆甚似讀之可喜然經文止言逝

者如斯實無來者之意日月寒暑往過來續之說
何可通邪蓋逝乃往而不返之謂者字則有所指
之物在焉逝者二字惟以歲月光陰言之義有可
取孔子自傷道之不行歲月逝矣老之將至因見
川水之流去而不返故有此歎蓋與不復夢見周
公之意同

勇者不懼。註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勇則亦有仁與不仁
之分不可一槩論也仁者之勇其氣固足以配道
義矣不仁之勇何嘗顧於道義哉勇之本體無論
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皆能不懼能不懼者由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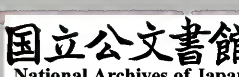
於有為也君子之勇果於為善則能不懼小人之
勇果於為惡亦能不懼其氣非皆足以配道義也
說者但可言勇者果於有為故能不懼不必言氣
足以配道義也

未可與權○註程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
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又曰漢儒以
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
經也愚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
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
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近世解經者多以為非蓋
皆祖述程子權只是經之說也註文雖不與之同
僅能有權與經亦當有辨之一語又解孟子嫂溺
援之以手及語錄所論皆是持兩端為說終無子
細明白指定真是真非之論故後人得以遷改其
意往往為之訛說却使與程子之說混而為一良
可惜也聖人說權象其稱錘之行運往來活無定
體本取應變適宜為義應變適宜便有反經合道
之意在其中矣惟其事有輕重不同權則亦有淺
深之異凡於尋常用處各隨其事稱量可否務要
合宜謂此為經似猶有說若遇非常之事則有內
外之分內則守正外須反經然後能成濟物之功

豈可一槩通論哉若言權只是經則嫂溺援之以手亦當為經而孟子使與授受不親之常禮分之二一以為禮一以為權則權與經為兩意豈不甚明彼所謂權變權術者專執反經不知合道乃陋俗無稽之說漢儒所論正不如此雖曰反經本欲合道南軒以為既曰反經惡能合道蓋不知非常之事固有必須反經然後可以合道者如湯征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叔皆非君臣兄弟之常理聖人於此不得已而為之然後家國治而天下平未聞不能合道也正如嫂溺援之之事視其所以乃是以手援嫂誠為反其授受不親

之經察其所安乃是以仁存心期在救其逡巡溺者之死斯豈不能合道哉南軒又曰若此論一行而後世竊權之名以自利甚至於君臣父子之大倫蕩棄而不顧曰吾用權也不亦悲夫此正世俗所謂權變權術專執反經不知合道之說也先儒之所謂權者何嘗謬至於此哉夫竊權之名以自利其罪在於竊者歸罪先儒非通論也自曹丕而下竊禪讓之名而為篡逆者踵相接也豈唐虞之禪亦皆非與南軒之說斷不可取經言可與立未可與權立與權又當分辨立以成己權以成物人能正定其心不使外物可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所謂立也雖有如此之立
而或固執無權不知變通於世無經濟之用君子
亦不多尚也有立有權始可爲貴知此則可與論
人材矣然自共學而下四事相連再須通解彼昏
愚懶惰不可共學之人固不必論但其資稟伶俐
及志力精勤者皆可與共學徒學而不務自修則
未可與適道也有自修之心斯可與適道擇善而
不能固守則未可與立也有固守之操乃可與立
執滯而不達事宜則未可與權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註上兩
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
其何所指也

註言上兩句無意義而於下兩句亦無明說非特
爾不知何所指室亦不可知也又解下文未之思
也之一節以爲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
乎哉之意若以此意與前後通說義益難明自漢
魏以來解論語者多矣此章之說皆莫能明然亦
未有言其可疑而不說者惟王滹南直謂必不可
通予意亦然

四書辨疑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義乃極諫也必須遇有違理害義之重事不得已
 而用之尋常語話間豈容有諍邪若從此說閔子
 子侍側閔閔如也亦是有諍於孔子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亦是以剛直待孔子也是豈聖門弟子尊
 師之道哉舊說侃侃和樂之貌閔閔中正之貌南
 軒引侯氏之說曰閔閔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
 敬也○說意同今從之○
 不時不食○註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
 足空傷人故不食之也○

化或能傷人色惡臭惡餒敗之類此皆壞爛之物
 本無難化傷人之理正由氣味可惡勉強食之或
 至有傷傷自己之所惡而來非由物之能傷也夫
 不子於食饘至失飪凡此數者止是為其味不堪食
 故不食也至於五穀不成果實未熟自不可食此
 何必言不時不食者一日三食不依其時則不食
 也南軒曰不時非食時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註食肉用醬各有所
 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
 嗜味而苟食耳

經文上句言食肉下句言凡食須醬不止在於食



肉也醬不取其味但欲備數於前然後方食不知何義註文本不欲聖人有嗜味之心故為此說非中常之論也不得其醬不食止是欲其調味得宜而食之也南軒曰不得其醬調味之不得其宜也惟酒無量不及亂○註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耳

酒之本性無他惟能使人神志迷亂而已飲之至於迷亂失常然後為醉今言以醉為節而不及於亂豈有不亂而醉者乎聖人亦無以醉為節之理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澹洽而已可也此說意是

不撤薑食○註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本草經諸藥皆有益人之用通神明去穢惡者固不少也然獨不撤薑食者蓋亦取其味之可喜故不撤也註文本謂聖人無嗜味之心故於夫子飲食之間凡有惡而不食喜而食之者皆宛轉其說不使有關於味之美惡魚餒而肉敗不食則謂為其傷人也不得其醬不食則謂惡其不備也不撤薑食則謂薑通神明去穢惡也於其本然惡欲之誠使皆晦而不顯以為聖人無意於味也是豈人之情也哉夫天下之人口之於味皆不待學而能知莫非自然而然雖有至道盛德亦不能使之不

知不覺漠然而絕其所欲也聖人亦與人同但無欲之之甚耳至於擇其味之美惡可食者食不可食者不食庸何傷乎必須甘苦無擇鮮美臭惡一例食之然後乃為聖人其惑人也甚矣故不得不辨

食不語寢不言。註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若從註文之說語與言既分兩等則食寢所慎亦各不同食則止是不語却合有言寢則止是不言却合有語若以答述自言一通論之當食之時人問則不與酬答不問則却當自言當寢之時不問則不先自言須問則乃與酬答然其先問者却是

自言邢昺疏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註文與二說言雖相倣意各有差自言直言已不同答述論難亦不同廣韻訓語字雖引說文亦不全用其說止訓為論訓言字則曰言語也玉篇訓言曰言辭也訓語曰言說也舊韻略雜取諸說毛晃韻略專以說文為據本分言之惟廣韻玉篇以言為言辭以語為言說者最不穿鑿當取為正此章本無深意食不語止是口中有物故不多語寢不言止是心欲安靜故不多言語即是言言即是語不可強有分別也王滹南曰此何可分只是變文耳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註儻所以逐疫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鄉間無儻久矣我輩未之見也嘗聞故老所傳元旦閭巷小兒數十為羣皆以五綵纏杖唱和儻詞巡門以驅疫鬼謂之驅儻註所謂近於戲者必此類也夫子加誠敬於此亦無義理或曰之說謂安先祖神靈義有可取。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註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楊氏曰必告之直也。

君賜食蓋熟食也故可先嘗賜腥則亦不嘗矣夫藥性有萬殊服食之法製造不一尤無未熟先嘗之理又無迫使面嘗之命何必告之如是邪且康子以善意饋藥既已受之亦當善其辭意以荅之今乃自以曲防疑人之心告其來使阻定不服其藥虛人之賜孰甚於此康子聞之非慚即怒便如康子寬厚能容而已之為人是何道理楊氏以必告為直聖人之直恐不如此王滹南曰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簡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此說理當學者往往疑其稱名謂非所以告門人者抑亦未之思也如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對門人稱名若是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惟從漳南之說為是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註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未暇問乃是心欲問而無暇以及之也理當如此却是理不當問也一說而分兩意理皆不通問人之言止是傷人乎三字而已言訖問馬有何未暇未雖曰貴人賤畜馬亦有生之物焚燒之苦亦當愍之今曰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其實豈有如此之理王滹南曰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本不須着此三字此說決盡古今之疑

先進第十一

南容三復白圭○註南容一日三復此言

一日二字意昏語錄云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註文一日之意於此可見一日謂日日也南容之學餘皆無所用心日日專誦此詩無乃太約乎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必再三反復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一日三次誦之也此說於文為順然此章義本不通夫子專為三復白圭便以兄之子妻之恐無此理予於公冶長

篇已有其辨王滹南以為弟子附會此說誠是
 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註歎不如葬
 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門人厚葬顏回非禮也而顏路聽之孔子以其制
 不在已故有予不得視猶子也之歎本無葬鯉得
 宜之意南軒曰予不得視之猶子以有顏路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註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
 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
 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
 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
 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
 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或言不告子
 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註文本宗程子之說而又推而廣之也程子以晝
 夜論生死晝論生夜論死此乃生死常理人人之
 所共知者註言原始而知所以生却是說受胎成
 形初為父母所生之生反終而知所以死又是說
 預知所死之由也不惟所論過深與程子之說亦
 自不同所謂死者人之所以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
 也又言幽明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此又
 迂遠之甚也夫二帝三王周公仲尼之道切於生

民日用須臾不可離者載之經典詳且備矣而皆不出於三綱五常人倫彝則之間而已未聞教人幽明次序必須知死也必欲於常行日用人道之外推窮幽冥之中不急之務求知所以死者之由縱能知之亦何所用今以季路為切問誠未見其為切也夫子正為所問迂闊不切於實用故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知生謂知處生之道非謂徒知其生如原始知所以生晝夜如生死之生也蓋言事人之道尚且未能又焉能務事鬼神乎生當為者尚且未知又焉用求知其死乎此正教之使盡人事所當為者非所以教事鬼神

告其知死也王滹南曰蓋以子路不能切問近思以盡人事之實而妄意幽遠實拒之而不告也此說本分註文解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云專用功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語錄曰鬼神自是第二着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予謂此二說所論却公足以自證今註之誤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註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善人不能入室蓋亦就其資稟而言非有關於學不學也今言質美而未學善人亦豈皆不學乎又循途守轍人所常談蓋言守死法而不知變通也程子以踐迹爲循途守轍不踐迹乃是不循途守轍而能不拘死法達乎事權變通之道也果如此則有可以入室之理不可謂不入於室也大抵善人之體惟能以柔謹自守而無行義達道之資雖至爲邦百年纔可以勝殘去殺終不能致雍熙之化者正由循途守轍不能從宜適變所以不入於室也所謂雖不踐舊迹者蓋又指古之遺訓所以法則後人者是爲舊迹也若不踐履此迹則是不循規矩違理妄行豈得謂之善人哉夫中庸之道雖不離於舊迹亦不拘於舊迹須能從宜適變乃得其中善人雖不得中道然於舊迹亦不可直言不踐也只以文理觀之上文旣言不踐舊迹其下止可言故不入於室亦字乃是反上句之意與舊字全不相應若言不踐惡人之迹亦不入聖人之室則亦字之文爲是然經中本無惡字意脉矧加其文亦是曲說不踐迹三字義實難明不可強解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註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四百廿二
君子不以言舉人謂不專信其言聽言未得其實而又必觀其行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患不能辨其言之真偽耳果知其言虛偽不情則當待為小人而不取果知其言篤實無妄則當待為君子而取之今既明知言論篤實而乃又有色莊之疑語言虛偽者既不取言論篤實者亦不取則天下之言皆不足信聖人教人以知言亦為無用之虛語矣況言論出於口顏色在於面言色兩處各不相關今疑口中言論篤實恐是面上顏色莊嚴亦不可曉此與上章不踐迹文皆未詳不敢妄說從之者與○註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註文中既言子然季氏子弟其人豈肯自以季氏之所為為問夫子亦無指說季氏之惡以荅季氏子弟之理蓋子然聞夫子具臣之言意謂具臣為旅進旅退隨眾之人故以從之者與為問者字須當細看從之者謂是從人之人非謂專從季氏也夫子弑父與君之言亦是汎言或有欲為如此之惡者仲由冉求亦不肯從子然所問夫子所荅皆非專指季氏而言也

顏淵第十二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註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

為此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兄弟同本連枝天倫至親無他人相混之理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正與墨氏之兼愛相類胡氏謂有語滯之病其說誠是然既以其言為有病矣而又譏其不能踐其言必使子夏絕父子之情而以寬牛之言自寬曰四海之內皆父子也君子何患乎無父子以此自處然後為能踐其言也比之前

病不又甚歟惟刪去踐言一節則為無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註言倉廩實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言必以實之謂信信之在己不可須臾離也已不失信人自信之豈待倉廩實武備修方纔有信哉果如註文之說須是有食有兵然後有信無食無兵則無信也然夫子於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惟欲存信此何說也又教化教民為善也教民為善亦須自有為善之實而民信服然後教化可行堯舜教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以其先有可信之實也若桀紂教天下以仁民必不從以其先無可信之實

也由此觀之民信於我亦不直在教化既行之後也舊疏云民信則服命從化此說為是夫子荅子貢之問止是舉其為政之急務三者之中又有緩急不得已而去其緩者非有先後之分也

民無信不立。○註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又曰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

一章中兩信字本是一意註文解民信之矣則云民信於我此以信為國家之信也解民無信不立則云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却說信為民之信立亦民之自立也又曰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前一句信在國後一句信在民後又分人情民德二說云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此說信亦在國也繼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此說信又在民矣不惟信字交互無定而兵食與信先後之說自亦不一聖人本旨果安在哉王滹南曰民信之者為民所信也民無信者不為民信也為政至於不為民信則號今日輕紀綱日弛賞不足

以勸罰不足以懲委靡頽墮每事不立矣故寧去食不可失信此說二信字皆為國家之信立亦國事之立也文直理明無可疑矣

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註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棘子成之言直以文為絕不可用特發此言以觸子貢意本不在時人也說見下文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註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又惜其失言也

註文本謂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以君子之意稱

之此可謂不察人之瞋喜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正與史弘肇所謂安用毛錐子語意無異故對子貢發如此之言非疾時人文勝乃是疾孔子所教子貢之徒文勝也子貢正謂妄意譏毀聖人之教故傷歎而警之也惜乎乃傷歎之辭說猶論也蓋言可惜乎子之所以論君子也此言既出駟馬不能追及其舌而返之也此與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之意同蓋所以深警其非未嘗稱有君子之意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註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



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單讀此註辭與義皆通然與經文不能相合若以猶為須文須質也質須文也此之謂不可相無而猶字未嘗訓須也所謂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者此亦經中所無正為經文無此一節所以不能通也此段疑有闕誤不可強說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註愛惡人之常情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之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之甚也

愛惡與欲生欲死之心有私有公其心固有不可有者亦有不可無者不當一槩論也順於己則愛逆於己則惡此其愛惡之私也善可愛者愛惡可惡者惡此為愛惡之公矣惡可惡如盜跖陽虎黨於己則欲其生善可愛如后稷臯陶忤於己則欲其死此其欲生欲死之私也善誠可愛者永以望其生惡至當死者然後欲其死此為欲生欲死之公矣出於私者不可有出於公者不可無註文一槩言其欲人生死之心皆不當有有則皆以為惑若從此說於至善之人亦不當欲其生於至惡之人亦不當欲其死然則詩稱萬壽無疆書言時日曷喪孔子之慟哭顏淵周公之必誅管叔皆為用

心之非歟過高之論不本人情吾儒教中誠不宜有既又二字止是說在一人蓋於一人之身既曾欲其生又復欲其死也其人向者順於己已則愛而欲其生其人復有逆於己已則惡而欲其死於彼一人之身欲生欲死反覆無定而不自知何者為是是為惑也辨惑之道惟在自能省此而已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折決二字是忠信二字非忠信固能令人信服然非可以折獄也舜與周公忠信至矣猶不能使四凶管蔡聞半言而自服其罪子路雖賢豈能過於舜與周公哉凡其所謂片言隻字者皆其言辭簡少之稱折猶挫折也如云折其銳氣面折其非是也折之使服非信服也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蓋言能以一二言折其罪人虛偽之辭使之無所逃其情惟子路為然也尹材曰子路言簡而中理故片言可使罪人服此說為是

子路無宿諾○註宿留也尹氏曰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所以全其信也信非可以折獄前已辨之無宿諾者蓋言子路重然諾不輕許人既已許諾隨即行之無有停留也

此當自作一章與前節片言可以折獄無相干涉
舊疏云或分此別為一章今合之以此觀之則片
言可以折獄與此元是二章邢昺輩合而為一也
林少穎又連下文聽訟吾猶人也通為一章其說
益牽強不通王滹南曰片言可以折獄至必使無
訟此自三章不相干涉但記者以類相附耳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註范氏曰聽訟者
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范氏正本清源之論大意不差只是有可說無可
行不知果行何事是為正本清源而能使民無訟
也蓋聽訟在於審察之明無訟乃是教化之功民
不知教則近於禽獸不仁不義何所不為既陷於
罪然後以聽察之明剖析其是非真偽雖得其已
然之情豈能致雍熙之治哉故聖人為政不以聽
訟之明為貴但在教民從善使以孝弟禮義為心
則自無爭訟此乃正本清源之謂也然則聽訟亦
為政之急務而不可忽但非為政之本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註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
者之相悖爾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則亦有愛惡之擇也樊
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非謂不擇善惡普皆愛之

也蓋仁者以愛人爲本耳至於遇有一直一枉亦不直須枉直皆舉然後爲愛也由是觀之愛人知人本不相悖樊遲何爲而疑之哉曾氏意謂仁智二事遲皆未達然下文質之於子夏但言問智之事而不及於問仁則所謂未達者止是未達知人之理耳與愛人本不相干舊疏云樊遲未曉達知人之意故孔子復解之此說本是下文南軒滹南之說與此意同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舉直錯枉者知也枉者直則仁矣如此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二者本不相悖前已辨之舉直錯諸枉此是智之用能使枉者直此是智之功註文以上句爲智分下句爲仁誤矣須是自己行仁然後可爲仁人若但能審其舉錯爲之激勸使他人改枉爲直止可爲智未足爲仁王滹南曰此一段皆論知人之智耳與問仁之意全不相關故南軒解能使枉者直則曰知人之功用如此解不仁者遠則曰此可見知人之爲大文理甚明而龜山晦菴無垢之徒皆以爲兼仁智而言其意含糊了不可曉豈以樊遲屢疑子夏深歎且有遠不仁之說故委曲求之而至於與竊所不取此說參考詳備無有不當學者宜從之

四書辨疑卷第六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註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
善其說以道之語意不明不知如何是善其說道
是如何道語錄曰須又教道得善始得以此知註
文道字乃教道也朋友有過既盡心以告之而又
加之以教道須至於善而後已此正犯數斯疏矣
之戒施之於朋友之間必不能行蓋道猶言也善
道之者善其辭色以言之也朋友有過固當盡心
無隱竭忠以告之然其告之之際須當心平氣和
善其辭色以爲言不從則止無得峻數以取自辱
也

四書辨疑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四書辨疑卷第七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先之勞之。○註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解先之為凡民之行以身先之而先之兩字之間無該民行之意義不可通解勞之為凡民之事以身勞之亦不知事為何事說者往往以為為政治民之事語錄曰勞是為他勤勞纂疏引輔氏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與夫以時循行阡陌躬行講武之說為證本以佐蘇氏之說其實意不相合蘇

氏以凡民之事與凡民之行對說行既爲民之行則事亦是民爲之事非爲政治民之事也然民爲之事如耕種耘穫築塲爲圃剝棗條桑何所不有爲政者豈能皆以己身親勞之哉況以身勞之亦只是先之之意與上文以身先之蓋重複也觀其文勢先之勞之四字之間惟勞字是其主意通貫上下之文先之謂先已之勞勞之謂後勞其民也如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此正先之之義所謂先已之勞是也已先有此勤政之勞然後以政勤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也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註幾期也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幾與後幾字義同古註皆解爲近今乃訓期試以期字與經文通讀言不可以若是其期也不成文理不知期爲期甚也今言必期其效一期字豈能兼必效二字之意又經文本是兩句其幾也三字爲一句註文亦是作兩句說學者往往以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之十字併爲一句非也既有而字界斷文勢又有後註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之一語爲證其爲兩句甚明上句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乃是說一言不可以有如此興邦之效也下句言而必期其效却是說一言必可以期興

四十三
邦之效也語意顛倒殆不可曉所謂豈不可以必
期於興邦乎者此正可謂不知爲君之難也果知
其難方且戰戰兢兢懼其不逮豈敢決然期定謂
其邦之必興乎知其爲君之難由此以求興邦之
道則其邦有可興之理然亦未敢必期其效也由
是言之爲君難之一言止可謂近於興邦也夫子
荅定公之言蓋謂一言不能至於如此然其言能
近此也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人君果能
因此言而推知爲君之難不敢自逸自恣知所自
勉則人之此言豈不近於一言而興邦乎幾之爲
言近意甚明白下文喪邦之說亦同舊說與南軒

淳南之說大意皆是如此近字之說如此平直易
曉期字之說如此迂曲難通果欲搜竒求異以易
曉者爲非以難通者爲是心不在公自昏其明吾
末如之何也已

狷者有所不爲也。註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有所不爲者能爲而不爲也智未及者不能爲而
不爲也夫狷者之爲人踽踽獨行涼涼無親世俗
指爲孤僻古執者是也於可交之人亦有所不交
可取之物亦有所不取易於退而難於進貪於止
而吝於行此乃有所不爲之謂也若論其極伯夷
叔齊即其人也特其情好與衆不同非有關於智

不智也果以智未及而不能為者為狷則天下之狷者多矣夫子何難於此哉

不占而已矣。註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不占而已矣古今解者皆不能通註言其義未詳可謂本分然却再舉楊氏之說不免反以為累略通二字若於該括眾事處言之如云略通某氏之學略通某書大義此皆可也今於一章經中單論一事是則為是非則為非豈容更有略通邪況已斷定其義未詳亦自不容別議也楊氏之說本無

可取刪之為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註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和則固無乖戾之心只以無乖戾之心為和恐亦未盡若無中正之氣專以無乖戾為心亦與阿比之意相鄰和與同未易辨也中正而無乖戾然後為和凡在君父之側師長朋友之間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可者獻之否者替之結者解之離者合之此君子之和也而或巧媚陰柔隨時俯仰人曰可已亦曰可人曰否已亦曰否惟言莫違無唱不和此小人之同也晏子辨梁丘據非和以為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
亦曰否據亦同也焉得為和此論辨析甚明宜引
以證此章之義

憲問第十四

○註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王滹南曰胡氏徒見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此
篇悉憲所記此億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
自吾道一貫至君子欲訥於言十章皆出曾子門
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予謂滹南之論極當胡氏又以先進篇為閔子騫
門人所記與前三說同病皆當刪去以戒後人之
鑿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註處貧難處富易人之
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

註文只說處貧難處富易於怨驕略無干涉義不
可通大抵處飢寒困苦之貧者不能無吁嗟快悵
之怨居瞻足豐饒之富者鮮能無傲慢矜肆之驕
此乃人之常情也能安於貧然後無怨貧之心不
恃其富斯可無驕富之氣心顏子處貧之心則能
貧而無怨矣富而無驕不足道也志子貢居富之



志則能富而無驕矣貧而無怨未敢望焉察天下之貧者萬中實無一二無怨觀天下之富者十中須有二三無驕以此推之足以知無怨為難無驕為易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註復加曰字既言而復答也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

註文以為夫子再言胡氏以為子路之言蓋皆為曰字所誤故各說一端而無定論也若為既言而復答古今文字中皆無如此文理若為子路之言乃是面折孔子之非孔子再無一言以答之何也二說皆不可取此一節與上文只是一段話但無

曰字則上下之義自通曰字衍

曰未仁乎○註闕

曰字羨文

如其仁如其仁○註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

註言誰如其仁一誰字該盡古今天下之人更無人如管仲之仁無乃許之太峻乎仲為霸者之佐始終事業不過以力假仁而已所假之仁非其固有之仁豈有人皆不如之理夫子向者言管仲之器小哉又謂僭不知禮今乃連稱誰如其仁誰如其仁聖人之言何其不恒如是邪況經之本文如



其上亦無誰字之意王滹南曰如其云者幾近之謂也此解如其二字意近然此等字樣但可意會非訓解所能盡大抵如之為義蓋極似本真之謂如云如其父如其兄如其所傳如其所聞文字語話中似此用如其字者不少以此相方則如其仁之義乃可見管仲乃假仁之人非有仁者真實之仁然其所成之功亦與真實之仁所成者無異故曰如其仁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程子曰威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爭國非義也威公殺之雖過而子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威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威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威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與其事威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證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程子專主桓公當立直指桓公為兄子糾為弟意謂為弟者不當爭國以此為子糾罪名特欲圓成管仲不死之理也却不知子糾管仲事為一體子糾有罪則管仲之罪亦不能逃試觀將自免以圖後功之說管仲既與子糾同謀輔其為惡及見事敗身死方纔知其輔之爭為不義區區以求苟免甚可醜也似此為人豈有能成後功之理聖人稱許此等之人豈不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不惟管仲如此召忽亦是同惡之人其死乃是黨惡而死然子路子貢遞皆歸美孔子亦無異議足以知召忽非為黨惡也或謂自經溝瀆為指

召忽王滹南辨曰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耳意不在召忽也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此言足以解或人之疑召忽之死既當子糾則為無罪管仲輔之亦無不義挨排至此則威兄糾弟云者虛其說矣史記亦無兄弟明說但先書子糾後書小白蓋序子糾為長也杜預韋昭等皆言子糾桓公之兄引此諸說為證則程子之說亦難獨是也子糾桓公皆襄公之庶弟各因畏禍分適他國無知既弒襄公國人復殺無知齊國大亂二人各以其黨舉兵內向先已無嫡庶之分又各在倉卒危亂之際安能必其只誰當立哉但桓

公先入國人立之齊既有君子糾雖長亦是齊臣
 向因國亂無主故有如此之爭必欲責之以讓豈
 惟子糾當讓桓公桓公亦當讓於子糾使桓公能
 自審此則子糾不至見殺召忽亦不必死管仲不
 死又不須論正由于糾死非其罪召忽為義所激
 於是死之其死可謂無愧矣管仲則心忖子糾未
 正成君桓公亦僖公之子又有鮑叔牙素為知己
 故忍死以待其用此管仲之志也比之召忽不無
 等差惟是他日能有霸諸侯一匡天下非常之功
 生民受非常之賜孔子以是稱之耳然亦止是專
 稱其功終不言不死之理意亦可見向使仲於既

免之後未及成功而死孔子必不專許其不死為
 是也然則臣事人者如召忽可也程子以王珪魏
 徵為諭責王魏不死建成之難亦為未當王魏之
 輔建成與管召輔子糾之事絕不相類是時高祖
 為君王魏所居之職高祖之所命也建成陰用邪
 謀死於非義輔導之官當自請其不能匡正之罪
 於有司無死私難之理程子引此本以申明不可
 同世之說意謂建成為兄王魏所輔者正此又膠
 於立嫡以長之常例專主建成當立也夫建成太
 宗之事又與餘者不同太宗以童稚之年運神武
 之略芟夷大亂制服羣雄使李氏化家為國致高

祖遂有天下近古以來實未嘗有高祖不權事宜慮不及遠竟以尋常長幼之分處之於建成之下兄弟之不能相安必然之勢也建成難居太宗之右司馬溫公已嘗論之善乎宋王成器之言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玄宗暫平內難宋王已知難居其上而以先功爲讓如太宗之功又當何如哉建成本庸鄙無堪徒以年長之故據有儲副之位彼見太宗功高望重率土歸心忌嫉不得不深禍難不得不起建成取闔門之誅太宗負殺兄之惡皆高祖處置違宜之所致也太宗固嘗辭

太子之位以讓建成未嘗聞有爭奪之計惟建成內不自安百計千方期於必殺太宗於數年之間幾死者屢矣王魏受君命輔導太子自合輔之以正道既知建成畜此禍心當如少保李綱竭忠力諫諫若不從即當棄官而去彼既不務爲此反更徇私迎合惟勸早除秦王不顧有君親在上不恤其骨肉相殘構其兄弟交惡之心速其矢刃相加之禍此王魏所有之本罪其罪正在黨於建成不在不死建成之難也死於其難正爲黨惡而死情罪益深死固當死但當就其自身合得本罪而死若不即死則遠遁山林終身不顯又其次也過此

以往非所敢知註文與程子之說不可全言管仲為無過不可以王魏與管仲停言有功大抵管仲之過比王魏所犯者特輕管仲之功比王魏所成者甚大夫子之言蓋以大功掩其小過也王滹南以為所嫌者小所成者大孔子權其輕重而論之予謂說者雖多惟此數語可為定論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註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胡氏譏孔子處事不當別為畫策以示後人何其無忌憚之甚也夫以孔子之聖明加之沐浴齋戒而後言事豈有思慮不及胡氏者哉弑君之賊人固皆得以誅之然齊國之君被弑而魯見有君在上孔子豈有不請於君擅自發兵征討之理已先不有其君欲正他人弑君之罪不亦難乎況魯國兵權果在何人而責孔子不先發邪後人果用胡氏之言擅為如此之事則其僭逆之罰必不免矣明哲君子宜審思之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註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欲得之於己此為為己之公名見知於人此為為己之私兩句皆是為己為人之義不可通也蓋為

已務欲治己也為人務欲治人也但學治己則治人之用斯在專學治人則治己之本斯亡若於正心修己以善自治之道不用力焉而乃專學為師教人之藝專學為官治人之能不明己德而務新民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凡如此者皆為人之學也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註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註文以耻其言與過其行分為兩意解耻字為不敢盡之意解過字為欲有餘之辭聖人之言恐不如此之迂曲也且言不過行有何可耻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君子不為過猶不及聖人之明論也註文本因而字故為此說本分言之止是耻其言過於行舊說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為無實之言是可耻也耻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二論意同必如此說義乃可通而字蓋之字之誤

丘何為是栖栖者與○註栖栖猶依依也
 註文解栖栖為依依舊疏與南軒皆解為皇皇蓋依依倚而安之之貌皇皇行無定所之貌微生畝本譏孔子之周流不止惟皇皇之說為是
 疾固也○註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



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註文蓋謂孔子指微生畝為執一不通也微生畝謂孔子近佞孔子復謂畝為執一不通此與閭閻之間互相譏罵者何異畝雖自恃年齒之尊言有倨傲孔子亦當存長長之義而以周流憂世之本誠荅之何必復以如此不遜之言立相還報邪南軒曰包註固謂世之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疾猶病也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尚口者夫子以為非敢為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予謂南軒之說有溫厚寬和之意無損聖人之德今從之

子曰作者七人矣○註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李氏以作為起乃是起者七人不知起為如何起也繼言起而隱去一起字豈能兼隱去之義若與上文通言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作者七人矣如此則義乃為備作猶為也為此數事者今七人矣王滹南曰作者七人雖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為一章子曰字疑衍予謂古註本通是一章註文分之之意正為作者上有子曰字也滹南所疑者誠是子曰二字當為衍文果哉末之難矣○註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

依此訓釋解為果哉忘世無之難矣不成文理此句文實未詳闕之可也

衛靈公第十五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註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濫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註文取何氏之說 語錄曰固守其窮古人多

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文有字文勢乃相應予謂既有此說却不宜

再引程子之說謂之亦通也又固守其窮分明是程子之說古註中實未嘗有語錄言古人多如此說亦非公論

由知德者鮮矣○註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第一章衛靈公問陳一節孔子在衛子路愠見一節孔子在陳衛與陳相去數百里兩節非一時甚明第二與此第三章果在何時無文可考今乃通指為一時之言未敢信也王滹南曰中間有告子貢多學一貫之一章既已間斷安得通為一時之事哉蓋孔子世家載此而一貫語上加子貢作色



四字所以生學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見其好異而喜鑿矣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註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人之所以處己所以接物者無非事也事合善道然後為德仁德在身然後稱賢無無事之德無無德之賢今推註文之說賢如何單以事言而無關於德仁如何單以德言而無關於事賢與仁如何分事與德如何辨皆不可曉試從此說分仁賢為兩意論之事其大夫之賢者則仁者不在所事矣友其士之仁者則賢者不在所友矣人或以此為

問不知答者復有何說也經文於大夫言賢於士言仁此特變文耳言賢則仁在其中言仁則賢在其中賢者仁者義本不殊不可強有分別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註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蘇氏說地理遠近義有未安君子以正心修身為本近思約守事來則應未聞所慮必須長在千里之外也存心於千里之外以備几席之間咫尺之患計亦踈矣遠久遠也但凡作事不為將來久遠之慮必有日近傾敗之憂也

四百五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註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推己及物指恕而言以恕為其施不窮可以終身行之豈仁義其施有窮不可以終身行之邪仁包五常義即次之仁義之功用尤大於恕夫子舉終身可行之道不言仁義專以恕言恐無此理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蓋問只一言便可為終身法則而行亦有如此之言乎分明止是以言為問本求夫子要妙之言主意不在所言之事也此與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語意相類夫子

所答其恕乎者蓋謂如此之言其以恕言則有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之謂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此乃就恕上取出一言終身可行之言以答子貢非指恕為終身可行也答子貢所求之言須要一言之間能成一事之理試於仁義禮智孝弟忠信諸處求之皆無如此簡當之言夫子從恕上取出此語只一言便成一箇圓全義理使人人終身行之雖至千萬世其言無弊非聖人孰能如此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註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

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知其將然矣

毀譽止是稱揚人之善惡本無損真過實之私但用之不公遂有此病公毀公譽自不如此若稱惡必至於損真然後為毀揚善必至於過實然後為譽則稱其真有之惡揚其實有之善遂不謂之毀譽乎下文如有所譽之譽乃夫子既試之後稱其實有之善而亦謂之譽則譽之為義本無過實之私豈不甚明註又變易其說以為知其將然意轉迂回不可曉矣蓋試者試驗其見行之事見善有實然後譽之亦只是譽其見有之善而已若於見

有之善置而不問却專揚其無可照證將然之善我輩尚不如此況聖人乎毀止當解為言人之惡譽止當解為稱人之善夫子之言蓋謂我於誰有意偏毀於誰有意偏譽如有所譽者乃是曾經試驗見善有實然後譽之也南軒曰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此說為是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註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

得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此一節與上文本不可通說註文先指毀譽為稱惡損真揚善過實之私於此乃言無所私曲不枉是非之實蓋以誰毀誰譽與直道而行互相遷就必欲使之通為一意也毀譽之說前已辨之既毀譽無損真過實之私則誰毀誰譽與此一節無復相關此其不可通之一也直道而行止是民之自身不為邪惡之行循其淳善之直道而行善其善惡其惡却是剖判他人之善惡曲直乃其在民上

而治人者所為非其為民者所行之道此其不可通之二也凡知為人之理者枉人之心自不當有何必問其民之有無私曲哉必須彼先無所私曲然後己纔不得枉其是非之實彼若有所私曲已遂得以枉之邪聖人之心正不如此此其不可通之三也既以兩節解為一章經之全文皆當通論今於前一節中惟取誰毀誰譽一句之意與此一段相合為說其於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之兩句略無干涉此其不可通之四也尹氏之說惟解上文則可於此一節亦不可通蓋自斯民以下本自是一章言今之此民亦三代之民耳在三代之時

皆能不為邪惡之事循其淳善之直道而行也蓋傷今民不如古民之直非天之降才爾殊皆其風化使然故有此歎南軒曰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此為得之南軒此解與解上文之說本亦分為兩意故兩說皆當然猶懷疑不斷其下却欲牽合為一不免反以為累惜哉王滹南曰記者以此屬於聖人無毀譽之下義終齟齬疑是兩章予謂南軒滹南所見本同須作兩章義乃可通此章首無主名蓋闕文也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註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今亡已夫中原古註本已作矣今亡矣夫於文為順然此章義實難曉不可強解胡氏之說誠是前二說真強解也

小不忍則亂大謀○註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婦人之仁慈而無斷匹夫之勇敢而輕發二者皆足以亂大謀然夫子之言必居於一無一言兼包兩意之理此必有為而言今不可考但繼上文巧

言之意為說則婦人之仁為近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註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註言知足以知此理理字與下文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義不可通知及仁守以位言也人於公卿大夫等位其才智各有能至之者或能至於大夫或能至於公卿然無仁義之道以守之雖已得之終必不久而失之也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註知我之知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果如此說君子不可小知乃是斷定凡為君子者

於小事皆無可知之善也豈通論乎古人於一言一行細事之間察知人之賢者多矣人有君子材德於事之大處亦可知事之小處亦可知顧我之識見何如耳君子在下而我不知者正由我之識見有所未至非彼君子無可知也若彼之為人果於細事之間不顧道理所行實無可知之善雖有能成大事之才亦未足以為君子也只以語法論之受既為彼所受知却為我之知亦甚迂曲知與受皆當一順言之知亦君子之知受亦君子之受蓋君子不為小察而其所務者大如書筭小能米鹽細務及一切纖巧技藝不必多能此所謂不可

小知也如託孤寄命致君澤民等事足任其重此所謂而可大受也

當仁不讓於師。註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當仁不讓非為仁為人所自有非有爭而不讓也蓋其為仁之理自不容讓如孝於父母先讓師孝然後自孝孺子將入於井先讓師救然後救之皆無此理君子殺身成仁豈可以殺身為讓哉此其不讓之義雖師亦不容讓也

季氏第十六

○註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

洪氏率爾一言略無憑據註文遽信從之假如復有引或人之說指子罕篇為齊論鄉黨篇為古論或更顛倒篇次陞其後者於前降其前者於後亦當從之邪何晏集解敘分辨魯齊古三論語本末甚詳言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由此推之齊論異於魯論者問王知道兩篇而已古論異於魯論者重複子張一篇之名而已餘者二十篇則三論語皆同季氏一篇亦皆同有豈容齊獨有之哉果如洪

氏之說古論當是二十篇魯論則十九篇也自古
以來未嘗聞有如此之說鄭玄合併之後亦未嘗
再有更改不知或人何從得此洪氏乃指或人為
據正為道聽塗說刪之可也

則將焉用彼相矣。○註相瞽者之相

瞽者之相蓋取上篇相師之相為說也相本訓助
訓扶元是扶持輔佐之義非因先有孔子相師之
言然後始有此訓也凡其言動之間相與扶持輔
佐之者通謂之相如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尹相
湯周公相武王豈皆瞽者之相邪舊說相謂輔相
言其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躓

若其不能何用彼相只從此說豈不本分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寡謂民少
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是時季氏
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

寡字之意普指國家資用諸物而言土地人民皆
在其中不可專言民少也寡與貧意本無別寡即
貧也貧即寡也均謂貧富均勻也貴賤上下各依
其分上無餘富下無餘貧雖或貧寡而上下均勻
人自安和不覺其貧故曰均無貧也杜甫所謂無
富貧亦足正得此意彼無道之世至於以酒為池
懸肉為林而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其不均之甚

者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民疲於聚斂冉求輩又欲取顓臾以附益之故夫子責之如此不均云者意不專在魯公無民也若謂季氏據國魯公無民是為大逆豈可但言不均而已哉

四書辨疑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